

中國六大文豪

緒言

說者曰。吾國文學。甚難知也。古今文章至富。作者至衆。一人著述。則有專集。掇其菁英。則有總集。紀文人行事。則有文苑等傳。評論文章流別。及其利病。則有文史諸書。吳兢西齋書目始列文史之名凡文心雕龍詩品之屬。均入焉。後世史家於詩話文評。別於總集。後出一文史類中興書目曰文史者。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是也。學者始患文章浩博。不能徧觀。每諷覽總集。以趣約易。總集采拾篇章。局於部類。工者或以繁詞被擯。拙者或以備體見收。名家之製。反病裁割太甚。故欲深觀一家作者用心。仍不得不求之專集。專集多經後人編定。時不免於蕪雜。欲辨其高下。又不能不求討論得失之書。如詩話文評等類。至於文人行略。諸史文苑傳中。往往缺略不具。又必旁及年譜傳志。以至稗官雜說所載佚事。而後可以盡見文章之源流。重以風尚代殊。好惡錯出。選擇之事。抑揚不同。評論之家。是非鋒起。博洽者尙無以核其是。寡陋者尤不足觀其通。信夫吾國文學之難也。雖然。文學匪難。得要爲難。學者致力文學。豈惟是辨析古今流變。記作者姓名而已哉。固將深稽其體勢。揆其所志。使己之所爲。得追而與之並。夫愛博則情不專。泛濫者心得必寡。一國之大。千歲之遠。文

人雖接踵布武。然卓然爲一代宗匠。可以轢古啟今者。率亦不過數人。此數人者。實曠世之英。非尋常所遇者也。學者尙友古之作者。而先求此足以代表一國文學之數人。取其文章。朝歌而夕吟。心摩而手追。既涵濡自得之。然後退觀古今餘作。譬之浮大海者之視潢汙。陟喬岳者之俯丘垤也。故曰文學匪難。得要爲難。嘗試論之。文章之原。出於五經。顏之推說然經術所包廣大。不當徒以文論。下此則有諸子傳記。如左傳國策。孟軻莊周。皆文士所亟稱。而文選不錄。且序其意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然則昭明所選。悉不取五經諸子史傳。後人間有議其非者。要之昭明實深知美文之義例。是以其說如此也。五經雖曰文章之原。而美文實出詩教。詩三百篇。固多聖賢發憤所作。其人不僅以文自見。因其志之足尙。則其詞可傳。至於詞與志並勝。奇文蔚起。恢詭迅激。有過於詩者。斯惟騷

人之文。當以屈原爲宗。屈原離騷。上兼前代之風雅。下開後來之文賦。哀豔悱惻。寄愛國之思。其體製古所未有。且盛爲後人取材。故吾國文豪。必首推屈原。詩教之體。至是始大矣。漢司馬相如揚雄。廣造諸賦。富於荀宋。而靡於屈原。且多偶對之辭。爲六朝駢儷之淵源。亦美文之極則也。五七言詩。興於漢世。建安風骨益茂。齊梁兼尙聲律。至於唐之李杜。而後盡有前古諸體。集詩人之大成。唐時儷文之體極敝。韓愈復倡古文。善指事類情。尤重於氣質。後世實用文學之祖也。於是美文漸廢。古文起而代之。要本諸韓愈氏。然則綜論古今文人。其足以代表一國之文學者。不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家。乃敍六人爲中國六大文豪。冀爲學者研精之助焉。

何以僅取此六人也。夫五經諸子之書。旣如前說。不可與文學並論。司馬遷班固。又皆良史之材。事異於篇翰者也。自餘詞賦作者。並沐相如子雲之遺澤。不能更樹爲宗。六朝之際。美文斯極。觀當時所造。若是班乎。吾國文學極盛。首推周季。次惟六朝。周之諸子。創論著議。莫不奇偉。六朝文士。非對不發。一以理勝。一以詞勝。作者並世相望。難於甲乙也。蓋一時之盛。流風扇於衆材。曠世之英。高步絕於前後。二者固當分別。今惟希心傑士。政宜棄彼取此。且理勝之文。本非所慕。閱詞麗句。則導源於揚馬。齊梁諸英。莫外乎是矣。枚叔蘇李。肇興五言。

建安曹劉。波瀾益茂。以至太康嗣響。元嘉變格。永明之間。漸研聲病。於是五言七字。體有古今。大備於唐初。集成於李杜。後來詩人雖衆。無出李杜之體者。故於詩人。惟著二家。宋世已稱七家古文。明人始並列八家。然韓可以兼柳。歐蘇曾王。皆承韓公之緒焉。是以舉此六豪。兼攝衆家。若夫繼是博覽。則亦存乎其人云爾。

司馬相如揚雄。並爲自序。載己之行事。及其文章。司馬遷班固。因以入史。劉子玄譏其繁博。乖於史例。不知文士之傳。直當如此耳。章實齋曰。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又詞賦之作。旁羅名物。義旨閎贍。非假訓釋。莫達其趣。漢書文選。在古輒須師授。幾爲專門之學。誦平子之文。必資薛綜之解。傳左思之賦。不廢張劉之篇。而謝靈運山居賦。且自作註。恐後人義事有不審也。沈約宋書載之是矣。近來總集。多不列註。雖講業者旁考不難。而自修者獨習寡悟。茲於上稱六家。先論其文章與時勢關係。及其作文歲月先後。並證以行事所歷。文之精粹。頗加采掇。悉下詮註。並著後之評論。以見指歸。冀有

助學者知人論世之功。且於六家名著。既得崖略。兼可明其義訓也。夫文章與時高下。其變遷之跡。必有所因。茲編雖以六家爲主。仍各考其淵源所自。次及並世之人。次及感勢所被。兼明各家相連屬之道。學者既能深觀六家之神理。卽又可由是以辨古今文學之源流也。

中國六大文豪

目錄

緒言

第一編 屈原

第一章 屈原傳略

第二章 屈原在文學上之價值

第三章 離騷經

第四章 九章之自述

第五章 屈原之狂及其天才

第六章 屈原之後學

第二編 司馬相如

第一章 司馬相如傳略

第二章 賦體之大成

第三章 司馬相如之事功及其文章

第四章 封禪文

第五章 司馬相如與樂府

第六章 司馬相如與並世文人

第二編 揚雄

第一章 揚雄傳略

第二章 揚雄與屈原

第三章 揚雄之賦與司馬相如

第四章 太玄經

第五章 法言

第六章 揚雄之雜文體

第四編 李白

第一章 李白傳略

第二章 李白與前世之詩體

第三章 李白之擬古詩

第四章 李白之樂府及長句

第五章 李白之近體詩及其他雜著

第五編 杜甫

第一章 杜甫傳略

第二章 杜甫之古體

第三章 杜甫之近體

第四章 杜甫與李白

第五章 杜甫與並世詩人

第六編 韓愈

第一章 韓愈傳略

第二章 六朝駢體之反動及古文之淵源

第三章 韓愈之儒術

第四章 韓愈擬古文及其心得

中國六大文豪

第五章 文筆合轍及實用文體

第六章 雜文及游戲

第七章 韓愈之詩體

第八章 韓愈與並世文人

第九章 韓門諸子

中國六大文豪 卷一

第一編 屈原

第一章 屈原傳略

史記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

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按此是史遷本淮南王安之詞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史記記屈原放
絀而詳楚不能用賢，以致削亡之故。其意謂屈原若見任，則齊楚之交可以不絕。張儀之詐
可以不行。楚未致遽削，然則屈原豈徒文章之雄而已哉？於是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南。屈原執忠直而身放廢，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嘗經太卜
之家，稽問神明，卜已居世，何所宜行，乃作卜居之篇，其辭曰：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
曰：余有所疑，願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惴惴款款，朴
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
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呶音足，訾音貨，立言求媚也。栗斯謹
畏詭隨之意。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突音徒，滑音轉，隨俗也。如脂如韋，
柔弱之意。以潔楹乎？文選：潔作絜，絜謂同諂諛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
儵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軛車轅前也。將隨騖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
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賢隱藏也。瓦釜
雷鳴。愚謹訟也。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嚟嚟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

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又與漁父問答作漁父之篇曰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人皆濁。何不淪其泥。淪古沒也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醕。餽食也。歠飲也。糟醕皆酒滓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潔白也。汶汶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音曳。鼓枻叩船舷也。舷船邊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按卜居漁父。或謂皆假設問答以寄意。然漁父之詞。司馬遷劉向皆采之以爲實錄。未幾。屈原作懷沙之賦。懷沙是九章之一。史記不載。離騷而獨載此篇冠以賦名懷石自投汨羅而死。史記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新序曰。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智。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放逐於外。乃作離騷。王逸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半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又云。景。半姓。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朱子辨證曰。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下別白。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譖表。憂心煩亂。不知所以。誤後人矣。如。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譖表。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譖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楚詞辨證曰。篇名九歌。而天問一篇。九章

九篇。遠游一篇。卜居漁父各一篇。合二十五篇也。大招或云亦屈原作。或云景差作。漢志僅稱二十五篇。則當無大招也。

屈原自投汨羅。

汨音覓。

應劭曰。

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按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

羅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史記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區回事雖甚怪誕。然風俗流傳所自。且見世人追慕屈原之篤也。

屈原遺事。鮮可考見。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峯側石盤馬跡猶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拾遺記曰。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薜荔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游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

之立祠。又王逸註離騷女嬃之嬋媛句。以爲女嬃屈原姊也。則屈原嘗有姊矣。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水經注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按卽今之秭歸縣也。

第二章 屈原在文學上之價值

屈原者。古今愛國詩人之宗也。自淮南王爲離騷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又曰。推屈原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太史公取此語以入列傳。故屈原在文學上之價值。經淮南史遷已定。班固之徒。或以爲疑。亦未深觀屈原之詞而察其志耳。漢志錄屈原之詞。謂之賦。賦者古詩之流也。古之爲詩者衆。孔子獨載三百五篇爲經。可以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皆聖賢發憤之所作爲也。後之作者。宜蔑以加矣。詩有六義。而風雅則尤盛。淮南史遷以離騷之詞。直足兼風雅。言固若是其重乎。今請先明風雅之義。而後屈原之志。可得而論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正義曰。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又曰。鄭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又曰。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卞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正義所以釋風雅之作。可謂詞費矣。嘗綜而論之。曰風曰雅。皆詩人自言其一人之志。而此一人之志。卽一國之志。天下之志。義不可以不言者也。所議論得失。或關國之存亡興廢。有驗於後。是以國史取焉。夫一國天下之志。宜一國天下之人所